

真情美文三编

挚情美文

——至善至美人伦浓情

主编：董宏猷 林书

编选：易英文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☆真情美文三

挚情美文

—— 至善至美人伦浓情

主编：董宏猷 林书

编选：易英文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鄂新登字 05 号

真情美文三编

挚情美文

易英文 编选

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·发行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崇阳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 毫米 32 开本 11.75 印张 2 插页 246000 字

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：8001—18000

ISBN 7-5354-1231-9

I·1014 定价：12.40 元

纯净纯善的真情
至亲至诚的美文

总 序

□董宏猷

《真情美文三编》，是三本让人读了心儿颤颤的、眼儿潮潮的散文集，一为纯情，一为浓情，一为挚情。所谓纯情者，如深山之泉水，清澈而纯净，或为少男少女纯洁之友谊，或为青年男女难忘之初恋，如梦如幻，如诗如画。所谓浓情者，则如高原之山丹丹，山野之春杜鹃，或为爱情之花艳艳开放，或为新婚之情浓浓流淌，如火如荼，如歌如唱。而挚情所编，则如滔滔之大江，将父母之情、祖辈之情、夫妻之情、子女之情、兄弟之情、师生之情、朋友之情、赤子之情汇聚于一川，时而如春夜细雨，时而如钱塘大潮，时而如层林之晓风，时而如柳岸之残月，如雾如烟，如

泣如诉……这样一条汪洋恣肆的大江，其每一滴水珠，蕴含的都是人间真情；每一朵浪花，都是至亲至诚的美文。

有人说，散文是“情种”的艺术，我以为是对的。一切的文学艺术，当然都离不开一个“情”字，而散文的主旨，则专于情，且为最真之情，最挚之情，最自然流淌之情。近几年来，散文在中国大陆愈来愈热，在竞争激烈之书刊市场，精美的散文集——主要为中国现当代作家及港台散文名家的散文集，居高不下地一直畅销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喜爱，形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史及文化史上奇瑰的景观。究其原因，我认为这些散文所浸润的，均为朴实自然而又涓涓动人的真情。而这样的真情，这样的美文，又与曾经泛滥一时的“伪散文”，以及“伪散文”中硬挤出来硬贴上去的虚情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，散文，尤其是抒情散文，逐渐地僵化为一种“形散神不散”的模式，所谓的“神”，即是“中心思想”，即是已经予以规定了要歌颂的对象；然后呢，再为这个“神”去谋一张皮，那就是所谓的“形”。要歌颂劳动人民了，偏偏不直接去写劳动人民，首先要去找一个“象征体”，如老黄牛。然后便装模作样地去写老黄牛。老黄牛写得差不多了，“形”够了，便“啊”地一声，要戏法似地抖出一个“神”来，这便是“象征义”，便是全文的“亮点”，便是“画龙点睛”；而这样的散文，也就叫“托物抒情”的“抒情散文”。那些“借景抒情”的散文呢，也有着同样的模式，那便是无论什么样的景，都要榨出同一种“情”来，一种公共的、约定俗成的“情”来。于是散文便成了一家“抒情车间”或“抒情商店”，各种型号的“形”与“神”，如零配件陈列，均可按照某种模式进行组装。歌颂老师，请买“蜡

烛”；歌颂青年英雄，请买“火柴”；抒发战士情怀，可配“大海扬波”或“红梅傲雪”；烈士壮烈牺牲，离不开“青松挺立”和“江河激荡”……这样一种散文，哪怕装配得再精巧，也只是一朵没有生命的绢花，哪里谈得上什么“真情”呢？而离开了真情，又怎么称得上是“美文”呢？

于是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，那些不拘一格，自由恣情的散文，那些朴素自然、个性天成的散文，那些亲切优美、独抒性灵的散文，犹如千千万万条涓涓溪流，带着山野的清新与自然的天韵，滋润了被“伪散文”视为禁区、予以冷落的人间真情。于是散文活泼泼地“热”了起来，如绿遍天涯的春草，如啄破蛋壳的雏鸟。这样的“热”，是生命所应有的体温；这样的“潮”，是中国大陆的读者对于“伪散文”的反抗，以及渴望冲破僵化的散文模式的激情。

如今，散文更多地被称为“美文”了。这不是独创，亦不是矫情，也不是标新立异，而是对散文发展的一种追求，对许多传统散文概念所不能界定的散文——其中有些被称之为“新潮散文”的一种涵盖。

最早将散文称为美文的，是周作人。他在1921年6月8日的《晨报副刊》上，发表《美文》，对现代散文的概念，作了比较完整的论述。周作人“美文”概念的提出，以及同一时期刘半农在《我之文学改良观》一文中提出将文学的散文与非文学的文字加以区别，是散文观念上的一场革命，其源于“五四”前夕的西学东渐，以及现代思潮在我国的勃兴。“美文”也好，“小品文”也好，将其“广义”也好，将其“狭义”也好，在对现代散文进行界定及讨论的历史进程中，更为深刻的是观念的革命与进步，更为鲜明的是迥异于旧散

文的现代散文独立品格的确立。

二十世纪初所提出的“美文”概念，在二十世纪末又一次重新被提了出来，这真是一个有趣的、耐人寻味的现象。“美文”在今天的重新提及，同样是源于社会的变革，历史的变革，源于散文观念的变革。因此，将散文称之为“美文”，实际上是当代散文变革的呐喊，是散文即将走向二十一世纪时，对于二十世纪初散文变革的一次深情的回眸。于是，“美文”便不仅仅是一种概念，一种文体，而是一面青春的旗帜，一面进军的大纛，一片洋溢着生命活力的原野，一条从心灵深处自然沁出自由流淌着的真情的大江。

《真情美文三编》所追求的，便是这样一种真情，这样一种美文。当然，将其冠名为“纯情”、“浓情”和“挚情”，仅仅只是一种符号，一种编辑上的需要，而不是对于真情生硬的割裂。其实在这三编之中，有许多的文章，是难以用“纯情”或“浓情”等予以界定的。认真的读者也许会指责“文不对题”，而我们只会默默地微笑。当然，由于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也由于我们的孤陋寡闻及水平所限，有许多比选文更优秀的真情美文，这次未能入选，这是完全可能的。一条滔滔的大江，怎能用这薄薄的三编予以包容呢？那么我们便热切地企盼着，企盼着读者诸君为我们指点江山；同时，亦如球王贝利追求着“下一个”，追求着更真更美的续编。

真情美文三编·挚情美文

目 次

总 序 董宏猷 [1]

□昨夜，慈母又入梦

母亲的电话

..... 邓 皓 [5]

唱给母亲的歌

..... 拉木·嘎吐萨 [8]

纺 车

... (台湾) 张拓芜 [13]

我的母亲 汪曾祺 [17]

昨夜，慈母又入梦

..... (台湾) 张 过 [22]

母亲，你是中国最根深的力量

..... (台湾) 叶维廉 [25]

母亲与竹 董宏量 [31]

□爸爸，再给我一顶草帽

父亲的驼背 晓 喻 [41]

路 口 符兴全 [47]

爸爸，再给我一顶草帽 ... 吴晶洁 [50]

继 父 耿 立 [53]

□那片桑梓

怀念二叔 巴 金 [63]

那片桑梓 谢明洲 [69]

祭狗二爷文 周同宾 [74]

祖母的季节 徐锁荣 [79]

您冷吗，祖母 畅 岸 [84]

一点不能忘记的记忆 徐小斌 [88]

过去随谈 苏 童 [93]

□情从今夜浓

初为人妻 陈丹燕 [103]

一间房的家 (台湾) 子 敏 [108]

鸽儿的通信 苏雪林 [112]

湘行书简·····	沈从文	[118]
妻的悄悄话·····	董宏猷	[124]
织·····	囡 囡	[129]
可爱的丑妻·····	马德勤	[133]
家有妒妻·····	高洪波	[136]
情从今夜浓·····	许俊文	[141]
给亡妇·····	朱自清	[145]

□给儿子最后一个“KISS”

诞 生·····	王英琦	[155]
私 语·····	赵家新	[162]
给我的孩子们·····	丰子恺	[166]
孩子，我为什么打你·····	毕淑敏	[171]
小 河·····	赵 玫	[174]
给儿子最后一个“KISS” ·····	邓 皓	[177]

□情感的绿地

情感的绿地·····	晓 荷	[185]
地菜谣·····	管用和	[191]
姐 姐·····	范 用	[195]
读书示小妹生日书·····	贾平凹	[199]
三妹！三妹·····	武 华	[204]
海 祭 ·····（台湾）	林雪痕	[209]
奠六弟·····	台静农	[214]
“恶小姑子”外传 ·····	夏 菲	[217]

□小屋和最后一批送行者

白雪中的小木屋…………… 陈志红 [227]

小屋和最后一批送行者

…………… 胡发云 等 [231]

哭佩弦…………… 郑振铎 [234]

荷花·荷花 …… (台湾) 雪 韵 [239]

田园风的乐章 …… (台湾) 杨 牧 [245]

□月露之台

月露之台…………… 梅绍静 [255]

雨 季…………… 黑 孩 [259]

微雨霏霏…………… 廖华歌 [262]

细雨梦回…………… 肖复兴 [271]

我绕不过那团绿…………… 颜廷奎 [279]

难忘初恋人…………… 郁 玉 [283]

□红 发 夹

红发夹…………… 董德勇 [291]

我要走了…………… 费伟伟 [294]

老师，您那凄楚的眼睛

…………… 郎国庆 [298]

鱼类学教授 …… (香港) 吴煦斌 [304]

五色雨…………… 张美华 [309]

□ 邂 逅

- 邂 逅..... 眉 地 [319]
送你一片叶子..... 李华敏 [323]
我想看着你的背影..... 李冬梅 [327]
一颗眼泪..... 绒 绒 [330]

□ 忘不了的地图册子

- 忘不了的地图册子
..... (美国) 木令耆 [341]
故乡的中秋夜 ... (香港) 巴 桐 [345]
我不会踣跌故乡路
..... (菲律宾) 黄春安 [348]
亲情·旧情·友情
..... (美国) 於梨华 [352]
我依然想回祖国
..... (美国) 闾家莫 [359]

昨夜，慈母又入梦



昨夜睡中，我又梦到了母亲。

依稀是旧日的家门，依稀是旧日的院落。花坛上，母亲亲手栽植的木兰萎谢了，紫丁香再也绽放不出白色花朵，我最欣赏的天竺葵，移植到哪里去了呢……

我知道母亲是孤独的。那种孤独来自于她
对一种生疏幸福的无法介入——

母亲的电话

□ 邓 皓

我们家安上电话，对于我和妻子来说只是高兴，而对于母亲来说，便是十二分的新奇了。

母亲别说听过电话，连见都没见过。

母亲没念过书，大半辈子呆在农村，世面见的不多。住到城里来，也只是我好说歹说让她为我带娃儿。

母亲不习惯城里的生活。不喜欢墙上贴的画，不喜欢花花绿绿的地板，不喜欢进厕所里找不到一点要上厕所的感觉。她说城里人住的房子像火柴匣子，人与人之间门关得那么紧，心封闭得那么严。有一次母亲问我：“对面那人姓啥？怎不见来往过？”我便说我也不认识呢！母亲这时候就